

· 庫文年少 ·

# 北西

著 啓 君 蔡

三聯書店贈

行發店書華北

MG  
K524  
8

北 西

著 啓 君 蔡



## 目次

一	西遊記上西北地理·····	一
二	盆地和沙漠是怎樣產生的·····	七
三	水——沙漠生命中的源泉·····	二二
四	河西走廊·····	二八
五	西北的民族問題·····	三五
六	反對反動派出賣西北·····	一九



一面石碑，三人齊來看時，上寫「滄沙河」三個大字，又有四行詩句道：

八百流沙界

三千弱水深

鵝毛飄不起

蘆花定底沉

……說不盡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過了夏月炎天，又是三秋霜景。師徒們行行歇歇，漸覺熱氣蒸人。三藏勒馬道：「如今正是秋天，怎地反覺熱氣蒸人？」八戒道：

「原來師父不知，西方路上，有個斯哈哩國，乃日落之處，就是俗話說的天盡頭。

日乃太陽真火，此地熱氣蒸人，想必來到日落之地了。」

孫行者聽了，忍不住笑了起來：

「馱子不要亂說了！若斯哈哩國，正好遠哩！似我等這般行走，沿路擔攔，就從小到老，老了又小，老小三生，也還不到。」

「想是天時不正，秋行夏天，俗說是秋老虎是也。」沙和尚發表了意見。

他三人正在爭論，却走來一位老者。三藏跨下馬鞍，上前作禮，說道：「敢問公公，貴處是何地名？爲何三秋天氣，却是熱氣蒸人？」

老者道：「敝地喚做火燄山，無春無秋，四季皆熱。那山離此有六十里，正是西方必由之路，八百里的火焰，四週圍燒得寸草不生，若過此山，便是銅身鐵頭，也要熔成漿汁哩！」

上面是西遊記上二十二回和五十九回摘下來的兩節。西遊記原是一本神怪小說，當然不要多說，連小孩子也不會相信實有其事。不過任何一種神話，都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和當時的社會背景的。西遊記的寫作，也不能完全沒有一點「影子」。原來我國唐朝時候，曾有一個姓陳名叫玄奘的和尚，從唐時京城長安出發，西去新疆，翻過帕米爾高原，南往印度（當時叫做天竺），取得了佛經回來。回來之後，寫了一部「西域記」，共有十二卷，單道他取經的困苦。在一千三百年前，憑兩條腿和牲口，從現在的西安，經過甘肅、新疆、俄屬中亞細亞、阿富汗，跑到印度的恒河邊上，往返一萬幾千公里，這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便是一千三百年之後的現在，有誰以爲並不困難，不妨旅行一

次試試看！那末想一尋常時唐三藏的故事，會轟動了多少人呢？西遊記的作者，便根據玄奘取經的事，加上當時佛教傳說中的各種神怪，發揮了豐富的想像才能，寫下了這部小說。比方前面我們看到的兩節，一處是流沙河，一處是火燄山，實際上是確有這樣的地方的。

「流沙」是我國古代的地理名稱，翻譯爲現在的文字，就是「沙漠」。「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就是說方圓八百里的沙漠中，有一條巨大深潤的弱水。我們翻開本國的地圖，找到甘肅省西北部那長長的尾巴上，便看見在甘肅和青海交界線上，有一條從崑崙山分支出來的山脈，叫做祁連山，在祁連山的南麓，有一條大水從那里發源，繞過祁連山，流向北去，注入鞏夏和外蒙古的邊境，居延海內，這就是弱水。從西安去新疆，是要跨過弱水的。弱水在鞏夏境內，是流行在沙漠之中的。但是孫行者不免說了一個大謊，「這一望無邊，端的有八百里遠近，」若是指的長度，倒還差不多。在唐代以前，不知從那里傳來一段神話式的地理學，說弱水河里的水，連鵝毛也浮不住。爲什麼呢？原因就是「弱」得很，想像起來，大概比空氣還「弱」些，鵝毛不是在空中還要

懸懸盪盪的嗎？這就是「鵝毛颺不起，蘆花定底沉」的來源。不過這種地理學，如果拿來教育現今的小學生，這位老師恐怕非吃批評不可的。

至于火燄山是在新疆境內，現在地圖上的名稱，叫做吐魯藩。吐魯藩是回族言語，就是都市的意思。這個地方在全國之中是一個出奇的所在，地勢特別低，低到——我說出來不知大家相信不相信——等于我們沉到太平洋里去。渤海里最深的地方有四十多公尺，但是吐魯藩却比渤海深七倍！而在吐魯藩的四圍，又圍了一圈的高山：東面的覺羅塔格山，海拔一千五百公尺；西面的喀拉烏成山，海拔四千公尺；南面的庫魯克塔格山，海拔二千八百公尺；北面的博格多山，海拔五千四百公尺。如果我們站在博格多山頂上，低頭下望吐魯藩，恰如井欄上的螞蟻，看那又大又深的井底一樣，不過吐魯藩的深洞，沒有井身那樣筆直陡峭，倒像一個盆子，所以吐魯藩的地形，在地理上叫做吐魯藩盆地。

地球上氣候寒暖的差別，南北的距離是一種原因，但地勢的高低，便是同在一條緯度上，也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大概越是地勢高聳，空氣越是稀薄，因此氣溫也越是寒冷。



起來，所以高山上可以避暑，而三千多公尺以上的山頂，積雪終年不化，好像戴着一頂白帽子，叫做雪冠。反過來說，越是低窪的地方，氣候便越是炎熱。吐魯藩盆地既是這樣的一個又大又深的地洞，因此夏季的炎熱，真是全國獨一無二。七月份平均氣溫有三十二度半，最利害的日子，達到四十七度八，（香港七月份不過二十七度八）。住在吐魯藩的人，在這樣的高溫下，熱得喘不過氣來，中午在太陽下行走，頭皮燒得發痛，好像馬上會燒焦一樣。所以那里的老百姓，家家都挖一個地洞，白天躲到洞里去睡覺，到了太陽下山以後，才爬出洞來，在燈光之下做買賣；白天和黑夜只好顛倒過來了。因此吐魯藩古來有一個別名，叫做「火州」。

那玄奘和尚，前往印度的時候，曾走過「火州」，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不過西遊記的作者，却把它改作火餞山了；說什麼「八百里的火餞，燒得寸草不生」，「便是銅身鐵頭，也要熔成漿汁」，其實「火州」出產的棉花和水晶葡萄，非常有名，而在吐魯藩域內，至今還住着活跳跳的兩萬以上的人口。

## 二 盆地和沙漠是怎樣產生的

但是我們並不打算批判西遊記。以地理的尺度來批判西遊記，等于批評孔老夫子不懂得化學，也是驢頭不對馬嘴的。我們不過借西遊記來做一個「開場白」罷了。

不過在我國的西北地區，也確實有許多不同于東南沿海的所謂奇怪的地方。我們以蘭州（皋蘭）為起點，依照黃河上游的水路，切開了華北和西北的界線，那里在行政區分上包括新疆全省，甘肅的西一半，青海的北部，和甯夏的大部份。在這樣一片廣大的地區裏，找不到一點平原，也找不到一條流進大海去的河流（如果把新疆北部的額爾齊斯河除外的話）。那裏有的是：公認為「世界之屋頂」的最高的高原，高達七千五百公尺以上的山脈，極多的內陸河和內陸湖，全國最大的盆地和最低的盆地，以及全國最大的沙漠——找遍了世界的地圖，難道還有什麼別的地方，能跟我們西北相比的嗎？

我們全國著名的盆地，共有五個，除掉四川盆地以外，西北地區就佔了四個：塔里

盆地，吐魯番盆地，準葛爾盆地和柴塔木盆地。西北地區基本上是一片高原，平均都在一千五百公尺以上（東嶽泰山也不過一千五百公尺），但在這片高原上却一連串的陷下去四個大盆地，最低的盆地竟有七個渤海那樣深，而且並沒有雨水來把它們淹成大湖，你能說不是奇怪的地方嗎？

這些盆地是怎樣產生的呢？

原來西北地方，不知在若干萬年以前，地殼下面產生了很大的幾處空隙。這種空隙的發生，大多數是由于地下水的浸蝕作用。既然地面上的河流，能够把高山都分裂成很深的豁谷，那末地下的潛水，（他是井水的來源），就一定會在地殼的夾層中間，偷偷的鑿開許多隧道。一旦這些隧道貫通起來，擴大開來，使得上面的蓋板撐持不住的時候，于是突然在某日某時某分，像拆去了柱子的屋頂一樣，便跌落下來。這種地殼的變動，叫做斷層。那陷落的地區，成爲盆地，那四沿高聳的地帶，就成爲斷層山脈。

當斷層盆地初發生的時候，盆地中心貯滿了雨水，說它們是內海又小一點，叫做湖。湖又太大，而且它們還有出口跟大海通連。根據地質的調查，據說那時我國境內除西

藏高原和西北地區以外，都沉在大海之中。那時我國的海岸線，也許在西康、青海和甘肅境內吧。因此在新疆地方，氣候相當溫和，雨量也很充足，各種動植物的生長，非常發育。但是，倒毒的事情發生了，大海的地盤漸漸升高起來，海水被趕到遠遠的東南去，於是新疆變成了大陸的中心，無論走向東西南北，要到海邊去都有數千里之遙。如果光是爲了吃不到海魚，或者看不到海上的風光，那還是小事，最大的禍事是雨水沒有了。太陽老是照着，風老是吹着，動物要喝水，植物的根鬚也像小水管似的抽着，吸着，水越來越少了，少到湖水向中心縮小，湖底逐漸露出臉來，終于完全乾涸，好像喝完了水的茶杯，把空空的湖底仰望着天空。

但是雨水絲毫也沒有回來的消息，縱然下了一點半點，也完全沒有用處。

於是，展開了爭奪水源的鬭爭。

凡是還有一點潤濕的地方，草木都搶着插下一隻腳去，好像我們擠在戲院里看戲一樣。而在乾燥的土地上，所有的闊葉樹和伸着手掌似的花草，都死光了，只有幾乎沒有葉子的檉柳樹，叢生着灌木的細弱的枝條，獨霸了一方。高大的針葉樹，都高攀到山峰

的下面，吸吮着山巔積雪的餘潤，來潤濕他們乾渴的喉嚨。牛羊和食草的獸類，成羣的聚在一起，因為找尋一片水草。一天之中要行走幾十里路。它們不放鬆每一片草葉和草根，一面啃，一面踐踏，把乾燥的地面，弄成一片沙土。被解放了的沙粒，當微風走過的時候，便颺揚起來；較粗大一些的，則像流水似的，在地面上流動着。大陸性的氣候，不但一年中寒暖很烈，便是一天之中，也起着劇烈的變化。那多沙的地面，吸受太陽的熱力，非常迅速，竟可以煮熟雞卵；但是太陽落山以後，沙土內的溫度，又很快的放散開去，竟至于午夜的天空中，會颺起雪花來。由于這樣利害的熱脹冷縮，使得岩石加速的崩潰，而且變成乾燥的沙粒。沙粒被巨風搬運，都集中在盆地的中央，有時堆成百十公尺高的沙邱，並且是活動的每天都移動的沙邱。——於是地球上最糟糕的地方，沙漠產生了。

在我們西北地方，這樣的沙漠佔去了大片的土地，最大的是塔里木盆地中的大戈壁，可以整片的三五百公里，看不見人煙，只有被風吹起來的沙浪，高低起伏，滿眼灰黃，像海上的波濤一樣。難怪我們古代的人們，要叫它為「旱海」和「流沙」了。那玄

英的「西域記」（不是西遊記）寫道：

「……從此東行大流沙，沙則流漫，聚散隨風，人行無迹，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恍然不知所至，是以屢有喪亡。」

其實這位取經的和尚，也有點形容過甚，疑神見鬼。用人的屍骨做路標，是沒有這樣的事的。他既然自己說流沙隨風聚散，那麼無論放置多少屍骨，不也會埋到沙里去嗎？至于「時聞歌嘯，或聞號哭」，恐怕也是鬼神觀念在作怪吧？烈風吹過，砂粒與空氣摩擦的聲音是有的，但決不能說是號哭。所以我們看古人的書籍，千萬要小心仔細，不然便要上當的。



### 三 水——沙漠生命中的源泉

爲什麼雨水會減少起來呢？

掀開飯鍋蓋，鍋蓋上的水會弄濕了我們的鞋襪。鍋蓋上的水滴是那里來的？下面不燒火，鍋蓋上是沒有水的。燒火的時候，不蓋鍋蓋，便看見水里翻着氣泡，像霧一樣的熱氣，向空中飛騰，可以對面看不清人。可見鍋蓋上的水滴，就是向空中飛騰的熱氣，在鍋蓋上凝結起來的東西。那末，空氣里的水蒸氣，飛騰到高空，高空的氣溫又比較低，不也會凝成水滴嗎？——這就是雨水的來由。

但是地球上雨量的分佈，並不到處一樣，有的地方每天必下一次雨，比方赤道上就是如此。有的地方經常下雨，比方我國的貴州，就有「地無三尺平，天無三日晴」的民謠。有的地方全年中只有一個時期雨最多，因此有「雨季」這個名稱，比方我國的東北就是如此。有的地方根本就不下雨，比方非洲的埃及，那尼羅河下游，三五年不見一滴

雨點，因此叫做無雨地帶。我國的新疆，雖不能稱做無雨地帶，但一年中下雨的次數也就可憐得很，大概連雨帶雪，最多不過二十次，年雨量不足五十公厘，（香港是一百七十七公厘）。在塔里木盆地的中部，則完全沒有雨雪，已經稱得上「無雨地帶」了。那末，爲什麼會發生這種現象呢？

原來雨水的產生，必須有一個主要條件，就是空氣中要含有多量水蒸氣。可以想到，海面上的水蒸氣是最多的，特別是熱帶的海面。當海洋上的氣流吹向大陸的時候，遭遇到較冷的空氣，便降下雨來。而大陸上的高山，它向海的一面，雨量特別多，因爲氣流被高山阻擋，逼迫它昇向高空，接觸到高空的低溫度，於是雨水便被逼降落了下來。比方喜馬拉亞山的南面，正是印度的恒河流域，從印度洋上吹來的濕氣，都被高大的喜馬拉亞山擋住，降下了大量的雨水，所以印度北部，是世界上第一個多雨地域。也正爲恒河兩岸的雨水太多了，新疆的雨水便太少起來，因爲雨水都被印度攔路搶去。那麼，要得新疆的雨水增多，最理想的辦法就是把喜馬拉亞山和西藏高原削平它或者搬到新疆的北方去。那時沙漠便會變成肥美的田野，也許盆地的中心，還會淹成美



麗的大湖來哩。可惜的是這樣的事絕對辦不到，我們必須另想辦法。

我們在前面說過，西北地區高大的山嶺上，是終年戴着潔白的雪冠的。我們人戴的帽子，在寒冷的冬季，就把耳朵拉下來，一直罩到脖子；天氣和暖起來，便倒捲上去，讓脖子和耳朵露出來曬太陽。山頭上的雪冠也是如此的。從無雪的山腰，到蓋雪的山頂，那一條界限叫做「雪綫」。夏天時候，雪綫很高；到了冬季以後，便下降到山腰以下，好像我們把帽子拉到脖子根一樣。當雪綫上升的時候，就是說，山腰的積雪融化了。融化了的雪水，沿着山坡流下來，匯成河流，流進沙漠里去，它便成為沙漠中生命的源泉。塔里木盆地的塔里木河，柴塔木盆地的柴塔木河，準葛爾盆地的烏倫古河，瑪拉斯河和庫爾河，還有鞏夏境內的弱水，它們對於我們西北人民生活的關係，只憑一張地圖，也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出來。我們通常都用一個小圈圈來代表一個城鎮，那末你瞧瞧看，在西北地區河流的兩岸，是畫了多麼密的圈圈呢？而在無水的地點，簡直一個也沒有。人是那般不願意離開水的啊！

西北地區的河道，都不通海的，照普通的道理來講，只有來處，沒有去處，盆地的

心中，應該全部淹到水里去吧？但是一點也沒有這樣的危險，相反的，內陸河陸的上中游水勢還大，部份的能够行走船隻，但到了下游，却越來水勢越小，大多數漸漸隱沒在地里不見了。有的呢，夏天時候是一條河，一到入秋以後，完全變成乾溝。比方塔里木河，要算我國內陸的第一條大水，全長有一千五百公里，它的中游，從和闐到沙雅一段，那寬濶的水勢，並不比遼河或松花江小；但一至沙雅以東，便馬上又淺又狹起來，和它流豬的羅布泊，大有忽然中斷的可能。在阿爾金山的北麓，也就是塔里木盆地的南沿，從山上北流的水源，大大小小何止一千多道，但是流進沙漠的邊界，便全部不見了。這樣多的水那里去了呢？

原來高山的雪水，既是西北地區唯一的水源，因此大家都在山脚下搶水：村落和城鎮都聚積在一條纜上，幾百萬人每天要吃水用水；農田也在水源處開闢起來，並且挖成蛛網似的水溝，都通到自己的田地里去；馬、牛、羊、豬、都趕到河邊來喝水；樹木、草、也都密集地叢生在河沿上……太陽也搶水，它用很高的溫度把河水蒸發掉了；泥沙也搶水，它用乾燥而疎鬆的空隙把河水吸進地里面去了——便是這樣你搶我奪的結果。

把一條條河流里的水都弄光了。

西北人民盼望雨水，跟我們兩樣：當缺水的時候，我們看見天空佈滿了烏雲，便充滿了希望，但他們却盼望着好日頭。因為天空佈滿烏雲的日子，他們一生也難得見幾次，但春天的太陽漸漸暖和起來的時候，雪水便從山上下來了，河里流動着嘩拉嘩拉的聲音，所以他們叫做「太陽雨」。

由「太陽雨」所匯成的河流，真是西北人民財富的來源，所以他們親愛的稱呼着：「衆多的羊呀！」（伊犁河上游特克斯河的原意）「可耕的土地哩！」（塔里木河的意恩）

那末，如果有一天，河水忽然丟開了人們，走到別的地方去，那會發生怎樣可怕的事呢？

北方流進博斯騰湖的那條孔雀河，原來是流進羅布泊的。在孔雀河的身邊，那里聚積了很多的人口，並且建立了國家，國名叫做樓蘭。孔雀河也像黃河一樣，由于泥沙的堆積，沙漠中流沙的移動，忽然在一天改變了道路，流進博斯騰湖去了。它拋棄了樓蘭

的人民，使得故道兩岸變成了乾枯的沙漠，於是農莊和城市里的人們，只好扶老攜幼，趕着成羣的牲口，以及一切可能帶走的東西，實行全國的大搬家，原來的樓蘭國土，便完全死去了。流沙逐漸把樓蘭國埋葬到沙漠的下面。兩千年以後，我們現代的歷史家，根據各種古書上的記載，查出了孔雀河的古道，並從那里挖掘下去，發現了許多古樓蘭的遺物。乾燥的沙土，甚至把兩千年前的絲織物，都保存得完好如新，它們成爲研究古代文化最好的資料。

## 四 河西走廊

甘肅省的形狀，在全國各省中最奇怪：一條長長的尾巴，遠遠地伸向西北去，從蘭州到新疆邊境，足有一千多公里。爲什麼這樣劃分省界呢？難道當初劃分省界的人，是一個畫畫的出身，有心要把甘肅描成一尾金魚嗎？

當然這是笑話。當我們懂得當初所以如此劃分的原故，我們會懷然起來，因爲那里寫下了長期的血的故事！

在我國漢代以前，整個西北地區，是回族和匈奴族的家鄉。他們聚成許多部落，養着成羣的馬、牛、羊，跟隨着水草轉移，過着游牧生活，我國古書上叫他們爲「行國」，說這些國家是在路上跑着的。稱人家爲「行國」，證明了漢族已經以農業爲主要的生產，生活安定，使得「行國」的頭腦人物非常羨慕。另一方面，「行國」的馬、牛、羊，也是惹人眼紅的東西，于是以互相掠奪爲目的的種族戰爭便不斷的發生起來。游牧民族是

騎馬射箭的能手，在草原上來去如飛，弄得以耕種爲生的漢族防不勝防，周朝的平王，便因爲敵不過所謂「犬戎」，才把京都由鎬京東遷至洛陽的。秦始皇築萬里長城，北防「胡」人，那時的長城纔，在現今甘肅鞏夏境內，完全以黃河爲界，也是這個原故。但這是消極的辦法。

一些積極份子，則野心勃勃，說什麼：「不許胡馬渡陰山！」「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就是：匈奴沒有滅亡，還要家庭幹什麼！）真是敵愾到萬分的樣子。當然農業社會是比漁獵社會進步得多，所以漢人總是取得最後的勝利，國土便向黃河以西伸展過去了，而首先侵略到手的土地，便是甘肅西部的一條長尾巴。

爲什麼首先佔領了這條長長的地帶呢？

因爲在這長長地帶的南面，是一條祁連山脈，北面又有一條合黎山脈，那兩大山脈之間，開着一條寬闊的大峽谷，弱水、白亭河、和疏勒河，都在峽谷中流動着，不但有可耕的土地，而且隔斷了青海和鞏夏的連系，成爲西通新疆的走廊，（這就現在我們地理上稱爲河西走廊的緣故）。我們查一查那走廊上的縣名看：武威縣——不是「耀武揚

「駝」的意思嗎？安西縣——是要安定西陲的意思；而張掖縣就是「張中國之掖，斷匈奴之臂」——把中國的拳頭伸過去，把匈奴的臂膀斷下來！——這兩句侵略之詞的縮語。

這條走廊被漢族佔領了以後，原來在那裏游牧爲生的匈奴族，唱着悲涼的祁連歌：

祁連山被人搶去了，

那里再有肥美的水草

放我們的牛羊呵！

焉支山被人搶去了，

那里再有鮮紅的臙脂

送給我親愛的姑娘呵！

祁連是回語的「天山」，祁連山就是「天山」，那山上山下豐美的水草場，養畜着大量的牛羊，所以他們尊敬地叫着祁連山。焉支山是合黎山脈的一部份，在現今永昌縣西四十六公里，那里出產臙脂草。這首祁連歌使我們至今還彷彿聽到被侵略人民悲涼的聲音。

但是由于河西走廊的開闢，漢人和新疆（那時叫西域）的許多民族開始發生了關係，並且由此跟中亞細亞各國，波斯（現在的伊朗）、印度、土爾其，甚至歐洲的羅馬，開始了交通往來，這在古代世界史上真是一件大事。

試想當海上的航行還沒有開始的古代，從東亞到西歐，陸地上的路纔走那里最近呢？由于西藏高原的阻隔，我們無法徑直向西南穿過去，所以玄奘和尚到印度去，也只好先向西，繞過西藏高原，轉彎向南，才跑到印度洋邊上。印度其實在我國的南方，但佛教徒總說是「西天」，「西方極樂世界」，只因爲發腳的路纔是向西的，就這樣弄錯了方向，至今也無法更改了。若是徑直向西走，只好來到蘇聯的中亞細亞或烏克蘭，那里現在倒真是勞動人民的「極樂世界」哩！

自從漢朝開始，新疆成爲我國的版圖。但住在竊夏以北的匈奴族，仍然跟漢族處于敵對的狀態，隨時有截斷河西走廊的可能，因此漢族的統治者採取了「遠交近攻」的戰略，聯絡和降伏西域諸國，想從東西兩面夾擊匈奴，並且使用了公主下嫁番邦的籠絡政策。漢武帝的侄女叫做細君，便是第一個出嫁到西域烏孫國（現新疆的伊犁地區）去



的，她懷念着中國，唱着悲哀的曲子，說道：

我被遠嫁給天的盡頭，

那天盡頭的烏孫國王。

屋頂是獸皮的，

牆壁是獸皮的，

那小小的圓頂的蓬帳。

吃的是牛羊，

喝的是牛羊，

那帶血的肉和腥膻的乳漿。

我懷念着我親愛的中國，

內心暗暗地悲傷；

讓我變一隻黃鳥吧，

飛回我的故鄉……

經過不斷的武裝鬭爭和政治鬭爭，整個西北地區終於成爲中國的領土。漢族和中亞各民族之間，由于西北通道的打通，商業上和文化上開始了東西的交流：我國的蠶絲、茶葉、紙張、流傳到西方去了；西種的葡萄、胡蘿蔔、胡芝蔴、胡椒、西瓜、葱、在黃河流域的土地種植起來；胡笳、胡琴等樂器，在中國人手上吹奏起來；印度的佛教走到中國來了，大城市和大山林中開始了廟宇和寶塔的建築……

商人、教徒、和軍事政治人員，他們穿過西北地區的大道有兩條：一條是從甘肅的蘭州出發，經張掖、酒泉、出陽關，走天山山脈的南面，沿着大戈壁的邊沿向西，越過葱嶺。一條是出陽關，向西北，走天山的北麓，經廼化、塔城，沿着伊犁河，至現在蘇聯的塔什干社會主義共和國。前一條叫天山南路，後一條叫天山北路。這名稱和路綫至今還在地圖上可以找得出，因爲沙漠和山脈的阻隔，要開關不繞彎子的新道路，還很困難。但是不管南路和北路，在河西走廊盡頭的陽關，當時是繁盛的交通要道。古代的詩人有兩句詩道：

勸君更進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使我們至今還想見當年的情景。

## 五 西北的民族問題

在我國歷史上，西北的民族鬭爭是最長久最殘酷的。

西北的民族非常複雜，特別是新疆省，人口只有四百三十萬，（只比上海市的人口多一點），但却有回族人、滿族人、漢人、蒙古人、藏人、印度人、猶太人、土爾其人、阿富汗人、阿利安人、俄羅斯人……將近二十種之多。其中回族人佔十分之六，漢人只佔十分之一。但是漢人是以征服者自居的，掌握着軍政大權，實行着種族的壓迫，因此不斷地發生反壓迫的民族鬭爭。

在滿清時代，滿族的統治者，對於回族的壓迫特別利害。首先是防止回漢與回蒙之間的聯合，經常用各種陰謀，挑起回漢之間的相互殺傷，相互報復，這叫做「借刀殺人」。漢人左宗棠，做了滿清王朝的奴才，他有名的所謂「平定新疆回亂」的鉅大「武功」，可算是空前的大屠殺。他手帶十數萬大兵，西出甘肅，一面前進，一面修築寬闊

的大道，以便運兵運糧，並在大道的兩旁，栽種並排的樹木，從甘肅直通迪化。回族人民英勇地抵抗，並且要求成立獨立的國家。他們集中了一切力量，保衛了華林山、龍尾山、伏羌城、石峰堡、金積堡……等重要據點，給清兵以很大的殺傷。但是回民的戰略錯誤了，因為他對於優勢的清兵，沒有實行堅壁清野和展開游擊戰，死守着城堡，正好給敵人各個擊破，包圍襲殲的機會，因此到底回民失敗了。清兵每下一處城堡，便實可怕的燒殺，房屋燒光，男女殺光，牲畜財產搶光，真是屍積如山，血流成河，熱鬧的伏羌城和金積堡，變成了荒涼無人的沙邱。西北人口的稀少，主要由于這種屠殺的結果！

回民被殘酷的鎮壓以後，有許多流亡到俄屬中亞細亞去了，無法出走回民，則處于清兵的武裝監視之下。滿清王朝在新疆主要的城鎮附近，另築一座城池，（其實就是大的堡壘），裏面專駐文武官員，軍隊，他們的家眷，還有漢人的大商家大高利貸者。我們至今到新疆去還可以看到兩個城池在一起的情形，當地人民都叫老城爲回城，新城爲漢城。新疆也是在清朝時期開始成爲「行省」的。爲什麼叫新疆？就是說它是「新開闢的疆土」。爲什麼首府叫「迪化」？（回民是叫它做「紅廟子」的）迪化就是要對回民

加以「啓迪教化」的意思。這些地名也告訴了我們種族壓迫的歷史。

寧夏省在民國初年，叫做「寧夏護軍使轄地」，就是說，受軍事管理的地區。對誰軍事管理呢？對回民對蒙民，因為寧夏有三分之一是回民，還有一部份是蒙古人，漢人比較少的。直到民國十七年的國民黨上台，才改爲寧夏省的。

民國以後，雖然說是「五族共和」，孫中山先生也說：「三民主義，首在解放國內之民族一律平等。回族在中國歷代所受壓迫最甚，痛苦最多，故革命性亦最強。今後宜從事于回民之喚起，使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運動……」，但是國民黨及動派實際上實行大漢族主義，跟滿清皇朝一樣的用兵力來解決一切。無聊的文人易君左，則侮辱回民信仰的伊斯蘭教，說回民的祖宗是豬子，就因爲伊斯蘭教徒不吃豬肉的緣故（俗說叫做清真教門）。這一侮辱事件，曾引起回民巨大的憤怒。

自從蘇聯十月革命以後，俄屬中亞細亞地方，也大大改變了面目，和我國回民同一種族和同一宗教的土爾其斯坦人民，都走上了自由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毗鄰而居的新疆回民，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覺悟大大提高起來。他們堅決要求自治的權利。但反

動派對付的方法，是增兵駐防加緊統治，所以民國以來，接連發生了幾次的武裝暴動。在抗戰勝利之初，國民黨反動派也曾一度 and 回民訂立條約，同意新疆省政府主席由回人擔任，各廳廳長，由回、漢兩族人分別擔任正副廳長，並實行民主的選舉等等。可是這些諾言一點也沒有兌現，相反的增加美國裝備的武裝。現在新疆的回族人民，已經覺悟到不打倒反動派的罪惡統治，是無法得到民族解放和民生幸福的了。因此聯合了其他少數民族，及被壓迫的漢族人民，組成了一「革命土爾其斯坦游擊隊」。武裝起義，控制了伊犁河谷，準葛爾盆地及新疆與外蒙的邊境，在廣大的地區上建立了自己的民主政權，而且逐漸在向天山南路發展之中，他們顯然是愛國自衛戰爭中一支有力的友鄰部隊！

## 六 反對反動派出賣西北

西北的國際大道，自從海上的交通發達以後，便成爲歷史的路綫了，過去不斷地來往着的駱駝商隊，現在已難得看見了，熱鬧的陽關，已經成爲冷落的廢墟，只有石碑上刻着「古陽關」三個大字，寂寞地在陽光下移動着陰影。但是抗戰發生了，西北的大道又從死寂中復活了過來。

當日寇佔領了我國的沿海，封鎖了我國的海上交通以後，首先成爲重要的國際路綫的，是西北的古代大道。抗戰後的國民黨政府，對於打倒日本法西斯是沒有信心的，當退守到武漢以後，第一個用飛機、坦克、武器和軍事人員來援助我國抗戰的，是偉大的蘇聯。這對於我國人民的抗戰情緒，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些物資一方面由新疆至甘肅，用汽車運來，一方面則由飛機的載運，那航路也是由迪化到蘭州，再到重慶。統計起來，蘇聯對我國的援助比英美援助的總和還要多些。因此西北的大道突然熱鬧了起來，



古式的大道改成了公路，運往蘇聯的貨物也多起來，特別是茶葉的出口，佔了全國出口的大半，使得數百年來沉寂的地方，換上了年青朝氣的景色。

可是好景不常，反動派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越來越明顯，積極反共，消極抗戰的態度也在國際路綫上表現了出來，當西南的滇緬路興築成功已後，反動派以爲有了英美的幫助，便不理睬蘇聯了。於是抗戰後期的西北國際通路，又逐漸冷落了起來。而抗戰勝利之後，更發生了相反的變化。

美帝國主義看出了西北地區，緊接着蘇聯的中部腹地，如果在西北建立了軍事基地，便成爲最好的進攻蘇聯的大道。國民黨反動派正在發動反人民的內戰，不管什麼地方，什麼財產，只要是能賣的都標價出賣，賣出錢來換取武器，進攻解放區。一個要買，一個願賣，於是買賣很快的就成交了。西北的蘭州，迪化，賣給美國做軍事基地；西北的羊毛和毛織廠，賣給美國收集和經營；新疆的石油，賣給美國開採；並且計劃從廣州經過四川的成都，築一條鐵路至蘭州，（隴海路也由天水接到蘭州）再由蘭州西通迪化和塔城，取名叫「馬歇爾鐵道」——居然公開的用着美帝國主義劊子手的臭名！——於

是西北地方伸進了美帝國主義血腥的魔手。

美帝國主義搶奪我國的西北，除掉軍事上的意義以外，西北豐富的物產也是主要的目的。首先是西北的畜牧業，我們知道在老遠的古代即非常著名，我國有名的詩句說道：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真是最生動如畫的描寫。所以西北羊毛的產量，在全國各地區中佔第一位，而西北各省中又以青海為最多，青海的省會西甯，成為西北羊毛最大的集中地。據估計西北全部的畜產中，有馬三百六十萬匹，牛一百萬頭，羊六百五十萬頭。每年的羊毛、羊皮、牛皮等物品，都集中到蘭州，一部份在蘭州製造為成品（蘭州有最新式的毛織工廠），大部份則轉運到天津出口。抗戰以後，曾大量向蘇聯輸出過，但現在美國派來的「考察團」在「考察」了西北之後，竟公開地說他們對於西北的「羊毛有最大的興趣」眼見西北的畜產資源已登記在美國資本家的帳本上去了。

西北的礦產，以石油、煤、金、銀、銅等為最豐富。炭田沿着河西走廊，伸向西北，在甯夏省內的則多在黃河的西岸，估計兩省的煤藏量在六十萬萬噸以上。新疆的煤

藏更多，有人估計僅比山西少一點，只因調查不詳，所以尙沒有較具體的數字。石油出產在甘肅的玉門和酒泉，新疆的塔里木河流域，以及迪化、烏蘇和塔城。這些重工業的重要礦藏，現在都出賣給美國了。

西北金礦，以新疆爲最多。綿延在新疆和外蒙邊境上的阿爾泰山，有很豐富的山金，「阿爾泰」就是蒙語金子的意思。在伊犁河流域，有山金也有砂金，山金礦脈周圍百十餘里。伊犁河古名麗水，所以古語就有「金生麗水」的流行話。現新疆每年產金礦約三十噸。

因爲西北的內陸湖很多，所以鹽產也很多，有池鹽、井鹽和岩鹽，有些湖岸的高處，堆積着數尺厚的鹽層，本地人挖掘起來，曬上水滴，可以搗碎成鹽，成爲食用的美品。

在崑崙山的北麓，出產特有的美玉，所以古語就說「玉出崑崙」。最有名的產玉地點，在和闐和于闐。它們都在塔里木河的上游，玉隴喀什河（白玉河的意思）和哈拉哈什河（黑玉河之意）兩岸。那玉石白色如羊脂，青色的如翠羽，尙有紅色的如鮮血，上

面金色的微粒，閃爍着耀眼的光芒。

在西北的密林中有多種的獸類，鹿、旱獺、熊、狐、羚羊、貂、和麝，其中麝香和鹿茸特別名貴，是香料和藥物的原料。至于狐皮和貂皮，我國除去東北之外，只有西北出產的最多，每件都價值千金，也是西北人民經濟收入的一項來源。

西北的農產物雖然不多，但質量很好，比如吐魯藩的棉花，可以和蘇聯相比；北疆的葡萄是沒有核的，製成葡萄乾後，多銷售到蘇聯去，哈密的甜瓜，特別清脆甜密，過去是呈獻給皇帝的供品；而且零星的地區，可以秧種水稻，雖然出產數量很少，但清香可口，是西北人民珍貴的食品。

在廣大的西北地區上，因為人口的稀少，大量的物產都沒有很好的開發。千餘年來的封建反動統治者，只知道壓榨人民，絲毫不想到如何生產建設，使得人民生活上昇，現在則索性出賣給美帝國主義了；這種無恥的賣國行爲，只有用解放鬪爭來收回我國的主權，由人民自己的手來建設民主、平等、幸福、繁榮的新西北，這是我們做新中國主人翁的偉大光榮的任務！

西  
北

SI BEI  
CAI GIUN-CHI ZHU

著者 蔡 君 啓  
出版者 光 華 書 店  
發行者 光 華 書 店

各 埠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一九四八年五月  
在大連印造  
初版發行一千册

6

KBC  
G  
924

f

\$ 500